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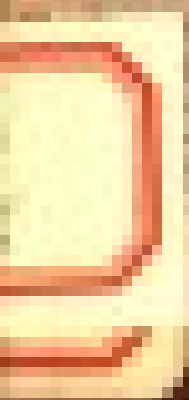
· 独 幕 话 剧 ·

# 自 家 人

遵 理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“ ” “ ”  
自家人  
“ ” “ ”



---

· 独幕话剧 ·

# 自 家 人

遂 理 著

· 遼寧人民出版社

1956年 沈陽

---

## 內 容 提 要

某設計院設計科長馮立博，虽然經過提高革命警惕性教育后，在思想上有了一定的認識，但是他仍舊很麻痺，只認為怕丟文件不坐公共汽車就行了……。結果受了敌人的蒙騙，把一個暗藏的女特務看作是忠實可靠的“嫖娼”“自家人”；把一個滲入設計科的反革命分子当成了“好干部”。

有一天，从天津來个客人，和女特務刘淑貞通暗語接上了關係。在客人探知了刘淑貞的全部反革命活動以后，便逮捕了她。原來“客人”是个机智的公安人員。真正來和刘淑貞接头的特務分子，早已被公安局逮捕。

設計科長馮立博到這時才徹底認識到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各种面目出現的，因此也就必須从各个方面提高警惕性。

## 自 家 人

馮 理 著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寧安街23號）

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1號
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

787×1092開本·1/16印張·19,000字 印數·1—15,075

1956年5月第1版 1956年5月第1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10090·34

定價（5）0.10元

**人物：**馮立博——某設計院設計科科長，三十六歲。

李 雯——某設計院人事科職員，馮立博之妻，二十九歲。

劉淑貞——媒姆，三十多歲。

魏德方——設計科的技術員，二十六歲。

客 人。

**時 間：**一九五五年春。

**地 點：**事件發生在某重工業城市，馮立博的家里。

**布 景：**這是一座寬敞，陽光十分充足的大房間。舞台右側稍前有一門通向走廊。台左稍後有一門通往內室。屋子正面是寬大的玻璃窗，窗上挂着淡綠色的窗簾，窗旁有掛鐘。台右里角放着寫字台，椅子，臉盆架，衣架和書櫥等，寫字台和書櫥里，滿堆着各種書籍、文具。窗下放一張鐵床，床上有疊得十分整齊的被褥。台前左側有一對單人沙發和茶几，茶几上擺着各種茶具，還有一束盛開的鮮花。從屋子正中的天棚上，垂直下來一盞套着紅色紗罩的電燈。在雪白的牆壁上，張貼着幾張蘇聯油畫。

**幕 幕：**春天夕陽的金黃色光芒，從正面的玻璃窗射進屋來，給屋內一切陳設塗上一層黃登登的顏色。由窗向遠處望去，可以看到正在施工中的建築物，這正標誌着這座城市在日益成長和發展。

舞台上只有劉淑貞一人，邊吸煙邊整理着房間，她挪動着沙發和茶几，拂擦着桌椅和茶具上的灰塵。從外表看來，她是一個沒有變化的家庭婦女，梳着頂肩的頭

髮，上身穿着白小褂，下身穿一条青斜紋的布褲子，腰間繫着保姆所用的白圍裙。她不時地对着鏡子理着頭髮，從她理髮，吸煙和一些細小的動作中，流露出一种難以掩飾的知識分子的風度。

她擦着家具。當擦到寫字台時，便放下手中的拂布，坐在椅子上細心地翻弄起桌子上的書籍來。她一本一本地翻閱着，好像在尋找什麼。最後她打開寫字台的抽屜看了看，又小心翼翼地照原樣關好。這時走廊里有皮鞋的響聲和投遞員的喊聲：“來信啦，老馮家，有你們的信。”

劉淑貞向走廊迎下。片刻，她手拿着信上，回身把門關好，又把窗簾拉上，她拆開信一字一字的看下去。反覆的看了兩遍後，點了點頭，然後用火柴將信燒掉。他開始皺起眉頭，仿佛是用腦子記着什麼。悄聲自語：“姜路，姜路，二十五號，啊，十八日到，就是今天，今天午後來到這兒，好，來的可太巧啦！”

時鐘噹噹地敲了六下。他從衣袋里掏出手表看了看，又裝入衣袋里。從走廊又傳來腳步聲，她急忙跑到寫字台前又裝模做樣地拂擦起來。馮立博拿着皮包推門而入。他是一個助理工程師，高高的個子，上身穿着灰色干部服，下身穿着藏青色的嗶嘰褲子，頭髮剪的很短，戴着一付黃邊的近視眼鏡。進屋後，把皮包放在寫字台上，他長長地吐了口氣。

劉淑貞：啊，馮科長，今天回來的可早啊。

馮立博：今天沒啥會，下班就回來了。（脫下上衣欲向床上拋去，劉淑貞忙上前將衣服接下，掛在衣架上）哎呀，走了一身汗。

刘淑贞：怎麼，沒坐汽車嗎？

馮立博：今天帶點重要材料，坐車不方便，我就走回來了。淑貞，你看外面的陽光有多麼好啊，真是春光明媚。為啥還擋着窗簾呢？

刘淑贞：（支吾地）不是，這……這是小娟淘氣把它拉上的，我光忙着收拾屋子就忘打開了。（打開了窗簾，又走到臉盆架前拿來一條濕毛巾。）

馮立博：這個小東西，就能淘氣，她跑哪去了？

刘淑贞：叫她姑姑帶家里玩去了。（將毛巾遞給馮立博）馮科長，擦擦臉吧。

馮立博：擦擦臉？好，（接過毛巾，邊擦臉邊說）這臉叫風吹得干巴巴的難受。嗯，這回可舒服多了。（將毛巾還給刘淑贞）啊？你把沙發和茶几給搬了家啦。

刘淑贞：你不是說擱牆角那兒太憋屈嗎？來人去客的也不方便，今天我這麼一琢磨，放這兒還不錯，馮科長，你看行不？

馮立博：行，行，我早就想挪挪它，總也沒工夫，放這兒可比在牆角那兒好多了，既方便又好看，啊哈！這還有一瓶鮮花呢。

刘淑贞：我知道馮科長喜歡花，我帶小娟出去玩，順便就買了這點。

馮立博：這花開的多美呀，（聞了聞）還香呢。好啦，淑貞，別擦了，自從你來，我們這個房間可真變樣啦，每天帶孩子做飯，還做這些零活，也够累的啦。

刘淑贞：這點活算啥。這是在外邊，就是在家裡像我們這樣的人，也閑不着。炕上地下，屋裡屋外，哪個地方不是活，我們沒文化的人還能跟人家做事的比呀。

馮立博：你不是也念過書嗎？

刘淑贞：哎喲，可別提念書啦，一共念了二年半，還都就飯吃了。

現在就能粗粗拉拉的識几个字。

馮立博：你还應該撿起老底兒再學習呀，將來也可以找个工作做做嘛。

刘淑貞：不行啦，还学个啥勁兒，这一輩子就算完了。其实啊，現在做工作也不易，不說別人，就拿你們倆來說吧，早晨早早就走了，晚上七八點鐘才能回來，下了班也不能歇歇，还描啊、画呀……

馮立博：工作这麼緊也就得这样啊。今年修建工程多，設計任务忙，每天都搞得头昏眼花。

刘淑貞：就是怎麼忙，下了班也該歇歇呀，身板兒可不是鉄打的，万一累坏了可是一輩子事兒啊。

馮立博：不怕，工作累點沒什麼，只要精神愉快，营养再好點，那就沒關係。

刘淑貞：可也是啊，德方也这麼說，說什麼——說……說为人民服务嘛，就得吃苦受累。

馮立博：嗯，老魏說的对，你这个表弟可是个好小伙子，年輕聰明，積極鑽研，在政治上要求進步，尤其在技術上，更是突飛猛進，將來可太有發展啦。

刘淑貞：馮科長，你可真能抬举他，他……

馮立博：不，这都是事实，我这雙眼睛要說是看上誰，那准錯不了。

刘淑貞：从小看大，那个孩子小的時候就憨厚老实，和人家在一起玩總也不打仗，可合群啦。

馮立博：現在也老实熱情，群众關係非常好，從來就沒和同志們開过意見。我最喜欢他那个鑽研業務，大胆肯干的勁兒。就拿这次設計皮帶運輸机來說吧，这个任务非常重要，我考慮了很久，最后就把这个任务交給他了，他說明天就能完成。



刘淑貞：那要完不成，不就耽誤事了嗎？

馮立博：是啊，这个任务很紧急，不过根据老魏的技术能力来看，我想明天会差不多。

刘淑貞：馮科長，你可得多多帮助他呀！

馮立博：放心吧！他在我眼前絕錯不了。（边说边摸着衣袋，又走到桌前翻着抽屉。）

刘淑貞：親戚多了也沒啥好处。

馮立博：你这是从何談起？

刘淑貞：多一門親戚就多一样事。今天我接到一封信，我一看信封上寫着我的名字，我打開看了半天也沒看懂，后来我求人給我念了念，真沒想到，是我表妹來的。

馮立博：表妹，就是你平時說在關里那个嗎？

刘淑貞：嚶，就是她，这回从天津到这兒辦事，要來看看我，十多年沒見面了，現在要走道碰上也許不敢認識嘍。

馮立博：这可好啊！哪天來？

刘淑貞：說是今天嘛。

馮立博：好，我們这有地方，留她多住几天。

刘淑貞：住下可不能，人家也做工作，挺忙的。馮科長，喝水吧！  
（給馮立博倒茶。）

馮立博：好，先放那兒。

刘淑貞：你找啥？

馮立博：沒啥，我那个名戳不知放哪兒去了。

刘淑貞：昨天要領糧票，你不是給我了嗎？

馮立博：啊！在你那兒。

刘淑貞：今天我去一看，人太多，我想明天再去。

馮立博：好，那就还放你那兒吧，可別弄丢了。

刘淑貞：不能，娟她媽怎沒回來？

馮立博：大概又開黨小組會了。

劉淑貞：餓着肚子開會，真够受。（突然想起）哎呀，馮科長，晚上還沒菜呢，今天是星期六，不改善改善嗎？

馮立博：星期六啦？真快。好，改善改善。你去買菜吧，回來好的做它几樣。（掏出錢交給劉淑貞。）

劉淑貞：都買什麼？

馮立博：你看着買吧。

劉淑貞：（想了一下）你看这几樣行不？你愛吃肉，做個川白肉；媽她媽不吃肉，做個澆汁鯉魚；再買點豬肝，燻個肝尖給小媳吃，肝有養，對眼睛還有好處哪。

馮立博：看看，還用問我，你比我想的周到，你可真摸到我的口味啦，我这几天正想吃頓肉呢。

劉淑貞：那好，我去啦。（解下圍裙，走入內室，取出一个盛菜的扁筐下。）

（馮立博走到寫字台前，从皮包里拿出圖紙和一些制圖儀器。剛要開始工作，有敲門聲。）

馮立博：請進來。

（客人拉開門，彬彬有禮地走上。她是一個年約二十四五歲的女人，梳着短髮，在稍微突起的前額下，長着兩顆靈活而機智的大眼睛。她身穿一件黑色的旗袍，胸前別着一個精巧而耀眼的領花。手中提着一個旅行皮包，从她的神態看來，似乎有些疲憊。）

客人：同志，請問一下，這是設計院設計科馮科長的住宅嗎？

馮立博：對，有事嗎？

客人：我打聽一個人，這里有個姓劉的媳婦嗎？

馮立博：有，有，您就是……

客人：我是她的表妹，从天津來，到這兒辦事的，順便到您這兒來看看她。

馮立博：好極了，她剛出去，您請到里边坐吧。

客人：謝謝。

馮立博：貴姓？

客人：我叫姜路，您是……

馮立博：馮立博。

客人：啊，馮科長。（二人握手。）

馮立博：請坐吧。

客人：不客气。（坐在沙發上）我以前來過信，讓她等着我，她到什麼地方去了？

馮立博：噢，她沒遠走，到市場買菜去了，你稍候一下，她很快就會回來。

客人：好，那麼我就等她一會兒。馮科長，每天工作很忙吧？

馮立博：忙，自從淑貞來以後總算好了一些，現在下班回來也不用干家務事了。

客人：表姐她在這兒工作還行嗎？

馮立博：很好，到這兒雖然時間很短，只有一個來月，可是我却覺得淑貞為人誠摯可靠，不管什麼事要交給她，總算能使人放心。她很能干，真够得上一個標準的媒媽了。

客人：（笑）這可能是馮科長理解了新社會主人和媒媽的新關係，有些過分的誇講吧？

馮立博：絕不是，絕不是，你這位表姐在處理家務上，的確有些獨道之處。不說別的，你就看看這幾個房間吧，她收拾得多麼整潔，舒適。

客人：（站起向室內窺視一下）屋子整理的實在不錯。

馮立博：你就看吧，從外邊的廚房，到里邊的寢室……

客人：噢，里边還有個房間？

馮立博：對，還有一間，她和小女兒住在那兒。（推開通往內室的門）你看看吧，這個屋子也收拾得很漂亮。

客 人：（站在門口，向內室仔細地看了看）是挺干淨，她倒是很能干哪！（向窗前往）這玻璃擦的多麼亮啊。

馮立博：這是天天如此啊。

客 人：（發現馮立博寫字台上的圖紙）馮科長，回到家來還辦公嗎？

馮立博：不經常這樣，工作忙的時候回來也想像做點。你在天津做啥工作？

客 人：在銀行里。（指設計圖紙）這是……

馮立博：那是設計圖。

客 人：設計圖？啊！設計圖原來就這樣啊！我這還是第一次看見，可以看看嗎？

馮立博：也可以，不過你這位和算盤打交道的人，可很難看懂這個。

客 人：（伏在桌上看圖紙）是看不懂，這上是些什麼亂七八糟的？

馮立博：這是為一個工廠做的技術設計，將來這個工廠的一切機械安裝都要依靠着它，所以說它非常重要。

客 人：噢，還是這樣。

（李雯上。她是一個身體健壯，中等身材的年輕婦女。上身穿着紫花布衫，下身穿一條灰色斜褲，從她的行動和談吐中可以看出，她是一個具有既爽朗又溫柔的性格的人。）

馮立博：回來了，來，我給你們介紹一下，（指李雯）這是我的愛人李雯，（指客人）這位是淑貞的表妹，姜……

客 人：姜路。

李 雯：李雯。

（三人握手。）

李 雯：請坐吧，從哪兒來？

客 人：天津。

李 雯：特意來看淑貞嗎？

客 人：不，到這兒辦事，順便來看看她。

李 雯：（向馮）淑貞呢？

馮立博：上市場買菜去了。

李 雯：（給客人倒茶）請喝茶。

客 人：謝謝。馮科長，我不再等她了，她回來的時候，請您告訴她，我晚上九點鐘再來。

馮立博：她快回來了。

客 人：不等了，因為我還有事，今天必須辦完，明天就要回去。

馮立博：那好吧。

客 人：打攪了，李雯同志，晚上見。

李 雯：晚上見。

（客人下，李雯坐下。馮立博走到桌前，又將開始工作，李雯上。）

李 雯：小娟到哪兒去了？

馮立博：讓她姑姑帶走了，不然屋裡能這麼清閑。

李 雯：這孩子越來越淘氣啦，今年暑期開學就把她送學校去。  
你吃過晚飯沒有？

馮立博：沒有，淑貞剛去買菜。

李 雯：我又吃不成了，七點半鐘趙支書還要找我談點事情。

馮立博：哎呀，每天開會談話，談話開會，這些就成你的日常工作了。

李 雯：為了解決問題嘛。你干啥呢？（走到馮立博身旁）哎！你這個人哪，不管怎麼和你說，你就是不聽，為啥又把圖紙帶回來了？你不知道這是違犯制度嘛。

馮立博：我知道讓你看見誰有說道。就這一次，今後絕不再犯。

李 雯：這一次，這一次，總是這一次。（親切地）說真的，立博，你不應該這樣，你首先就違犯制度，還怎麼讓同志們遵守呢？

馮立博：別人和我情況不同，我上班的時候亂事多，一會兒他來問你個事，一會兒他拿來個條子讓你蓋戳，簡直使你不能安靜，就得下班以後干點活。所以說，我這是特殊情況。

李 雯：又是特殊，要都像你這樣強調特殊，那制度還有啥用呢？

馮立博：你應當理解訂立制度的目的，訂立制度為了啥？我這又為了啥？

李 雯：我知道都是為了工作，我是怕你來回帶圖紙萬一……

馮立博：（急接）萬一什麼？

李 雯：萬一丟掉幾份，泄了密，那就會給國家帶來莫大的損失！

馮立博：放心吧，丟不了，自從上次聽了周書記的報告以後，我真做到了加倍的警惕。今天我往家帶這份材料，連公共汽車都沒敢坐，走回來的。

李 雯：不坐車你就能保險不出事嗎？

馮立博：出不了事，三十多歲一個大活人，連幾份圖紙都保管不了，那還像話嗎。哎！明天你把我的背包給找出來。

李 雯：要背包干啥？

馮立博：皮包招風，坐車也容易擠掉，明天我把皮包裝在背包里，把它往身上一背，一層皮包，一層背包，不就更保險了嗎？我今天走道的時候用手緊緊的抱着它，（指圖紙）把胳膊都累酸了。

李 雯：（感情地）看，這怎麼行呢？明天別往回帶了。立博，明天下班你等我，咱們一塊回來，吃完飯到公園去玩玩。

馮立博：好吧。不過帶圖紙的事情你還是放心吧，在路上注點意就行了。

李 雯：光在路上，難道家裡就那麼可靠嗎？

馮立博：家里還有誰呀，你、小娟，還有淑貞，真是，對自己家人都不相信了。

李 雯：你知道，圖紙應當你自己看，如果讓第二個人看到那就是泄密。

馮立博：哎呀呀，這事越說越嚴重了，叫你这麼一說我已經泄密了？這是圖紙，不是什麼文字材料，就是讓你們看，你們看得懂嗎？再說，你們看這個又有啥用呢？行啦，行啦，快休息吧，一會兒不是還有事嗎！

李 雯：好，我不說，反正我對你可有意見，你要再不接受我就找主任去。

馮立博：找主任？好啊，我還正想找主任談談呢，我問問他，科里就靠我一個人還讓不讓我做業務工作了？關於干部的問題，我已經和你們人事科提幾次意見了，可是到現在也無聲無息，我們提出兩個人你們都不同意，不是這個政治水平低，就是那個業務能力差，前天我們提出的魏德方，你們研究過了沒有？可得快點，科里的亂事都堆在我身上的確不行，一定得來個幫手。

李 雯：已經研究過了。

馮立博：怎麼樣，可以吧？

李 雯：我們認為把魏德方提升為副科長有些太早。

馮立博：太早？這又是你們朱科長的意見，他可太主觀了，魏德方在我們科里工作了二三年，我還不了解他！提拔干部要根據他的工作能力，不應該老是政治啊！歷史啊！

李 雯：他的家庭成分和出身歷史你知道嗎？

馮立博：當然知道，我親自看過他的人事材料，里边沒有任何問題：家庭成分中農，學生出身，歷史清白，也許你沒看過，光自傳就寫了這麼厚兩三本子。再說，查成分，追歷史，已經

在过去就做了，現在……

李 雯：不管过去，現在，还是將來都同样重要，我們不但看，而且还研究过他的材料，不过那都是些紙上的东西。

馮立博：你是說那些材料不可靠？時間，地點，証明人应有尽有，如果对这些都不相信，那麼又根据什麼來審查一个干部呢？請問我們的檔案材料不也是这些嗎？

李 雯：我們不能完全否定它的可靠性，但也不能輕信那些履歷表。

馮立博：不看他的履歷表也行，那麼再看看他的实际表現吧，工作老实，鑽研業務，同志關係好，組織觀念強，在政治上要求進步，積極靠近組織，据我了解入党申請書已經寫了三四次啦。

李 雯：你只了解他寫过入党申請書，可是，你并不知道他不是真正要求入党。

馮立博：在这个問題上，我觉得不会有人拿它開玩笑。尤其是魏德方，他平時慎重老实，絕不会在嚴肅的入党問題上要花招，玩把戲。

李 雯：你对他了解得這麼深刻嗎？

馮立博：对，正因为了解他，所以才相信他。

李 雯：我說你并不了解他。他的群众關係是一团和气，他的組織觀念是在某些領導面前裝腔做勢的請示，彙報，背后却是發牢騷，講怪話。

馮立博：可是你別忘了他还是一个正在改造的知識分子。一个知識分子就难免有些自由主义，我們对一个同志，要善于發現人家的優點，重視人家的才能，尊重人家的勞動，不应当吹毛求疵。按照魏德方的工作能力來說，当一个副科長，我保證只能干好，不能干坏。



李 雯：对一个干部的使用，应当重視他的才能，可是，也絕不能忽視他的政治面貌。

馮立博：什麼，你說他的政治面貌不清？

李 雯：我不敢肯定，不过还值得研究。他的社会關係非常複雜，比如他和淑貞的關係，我總覺得不太对头，他們每次接觸都不太自然，据我們了解他并没有姓刘的親戚，可是，从哪又來了這麼一个姓刘的表姐呢？

馮立博：哎呀，表姐就是表姐嘛，这还能有假的？照你這麼一說淑貞也有問題了？

李 雯：我們應該在这方面注意。

馮立博：我不希望你这样無根据的怀疑人家。魏德方看我們雇不着媒姆，每天忙的要死，才把淑貞介紹到我們这來。人家是出于一片好心，可是你，却認為是惡意。不是注意这个，就是怀疑那个。你怀疑我不？

李 雯：立博，你这是說些什麼呀？我怀疑你，我还能对你講这些嗎？老实說，我有怀疑的根据，从淑貞的举止動作來看，有的時候就不像一个沒文化的人。

馮立博：我不和你講了，你看誰都值得怀疑，連一个家庭妇女在你的眼睛里也有了問題，一个老老实实为革命工作的同志你也不相信，你……

（刘淑貞買菜回來，从走廊上。）

刘淑貞：（向李雯）開完会啦？

李 雯：嗯，完了。菜買好啦？

刘淑貞：好啦，馮科長，这是剩下的錢。

馮立博：先放那兒。（向李雯）總而言之，我認為魏德方是一个很可靠的同志，这样的同志就应当給他一个和他的工作能力相称的職務，讓他更好的發揮工作效能，我們要大胆的使用